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中学生 课外文学名著 导读

中国教育学会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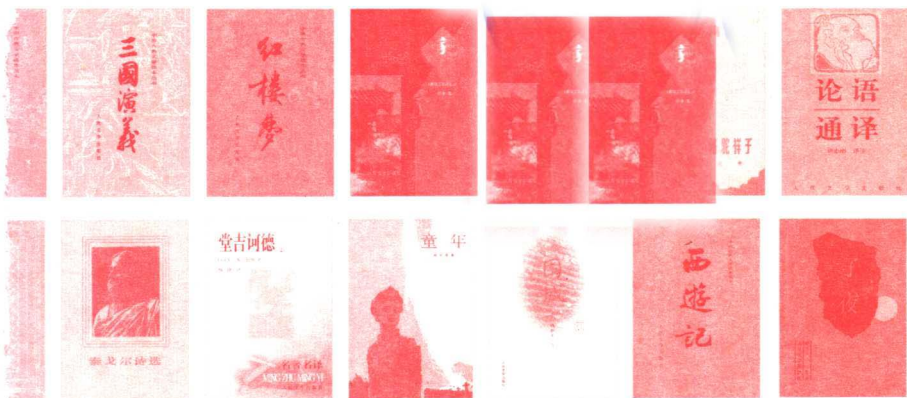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中学生 课外文学名著 导 读

中 国 教 育 学 会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导读/钱理群等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7 重印

ISBN 7-02-003338-5

I. 中… II. 钱… III. 文学-作品-简介-世界-中学-课外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414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责任校对:郑南勋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导读

Zhong Xue Sheng Ke Wai Wen Xue Ming Zhu Dao Du

中国教育学会 编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70001 - 90000

ISBN 7-02-003338-5/I. 2550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今年3月,教育部对《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大纲着眼于学生精神素养和语文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指定了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其中初中10部,高中20部,并规定了初、高中学生的阅读总量,这是历次修订大纲未曾有过的。这就使课外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法定意义的提升。

中外名著是世界语言巨匠们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人类语言艺术发展的伟大丰碑。它以雄伟、浑厚、崇高的时代精神,高超的语言艺术魅力,始终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人,并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感悟这些文学名著,便于语文教师指导,我们组织知名专家、学者和翻译家撰写了这些导读文章,对每部作品的作者情况、有关背景、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深入浅出地做了介绍。现将这些导读文章汇集成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于每篇导读文章的内容、风格,我们这里不做具体介绍,还是自己品味为好。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多年来的语文教学实践表明,中学生要学好语文,具有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进而发展他们的健康个性与健全人格,光靠课内那几本薄

薄的教科书而不再读些课外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在为相当多的中学生语文水平低下而感到困惑，这种状况恐怕与学生阅读量过少、阅读面过窄而造成的词汇匮乏、文化与精神贫瘠不无关系。文学名著使人超越，不单在语言表达、文化积淀上，而且还包含有人的高雅情趣和文明举止。记得歌德《浮士德》一书结尾有句名言，“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在这里不妨借其意而用之：“永恒的名著，领我们飞升”。

读文学名著，还需注意选择版本。我觉得，向中学生推荐高质量的课外读物，树立品牌意识，对于遏制目前图书市场的混乱状况，是大有好处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国家级出版社，是我国最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这次新大纲指定的30部中外文学名著，其中该社出版并拥有版权的就占26部，可以说这是对该社品牌的一次很好的认定。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在考虑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们还在多种场合下向广大读者宣传介绍该社出版的“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并相约在适当时机，两家联合举办中学生阅读文学名著征文活动。届时，我们希望读有所得的中学生朋友们，踊跃地捧出你的那份感受真切、激情饱满的答卷。

金秋9月，正值“减负”后的第一个学年开始。时下，“减负，读名著”已成为学生、家长、学校的一种追求，一股新潮，这确实令人欣慰。而要让每位学生都能在宽松的学习环境中，真正品尝到阅读的兴趣，收到最佳的阅读效果，还需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导读》，就是根据社会的这一需求而策划的。我们坚信，它的确是一本中学师生可以信赖的优秀辅助性读物。

在此，我们谨向为本书撰稿的专家、学者与翻译家致以崇高

的敬意。在我看来,他们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是对广大中学生的深情关爱,更是一种诚挚的期盼。

中 国 教 育 学 会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

陈 金 明

2000年9月1日

似庄而谐的神魔小说

——读《西游记》 袁世硕(1)

农民起义的颂歌

——读《水浒传》 冯伟民(15)

成败兴亡笑谈中

——读《三国演义》 张国风(28)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奇书

——读《红楼梦》 蔡义江(39)

东方人的《圣经》

——读《论语》 马玉梅(48)

“尘海苍茫沈百感”

——读《朝花夕拾》 吴中杰(58)

永远的洋车夫

——读《骆驼祥子》 赵 园(68)

开明、健康、澄净的女性心灵

——读《繁星》、《春水》 刘 纳(77)

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洞察

——读《呐喊》 王晓明(87)

“时代的精神”

——读《女神》 刘 纳(93)

都市空间·时代性·革命现实主义

——读《子夜》	王中忱(104)
青春是美丽的	
——读《家》	李存光(114)
《雷雨》的多种阐释	
——读《雷雨》	钱理群(127)
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	
——读《围城》	王毅(139)
美的探寻	
——读《谈美书简》	李明生(150)
在双重迷宫之中	
——读《鲁滨孙漂流记》	黄梅(163)
层层深入的讽刺	
——读《格列佛游记》	黄梅(175)
大文豪的成长之路	
——读《童年》	李辉凡(188)
永远的保尔精神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程文(198)
橡树栽在花瓶里	
——读《哈姆莱特》	任汶(208)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读《堂吉珂德》	赵德明(214)
窥视伟人的内心世界	
——读《歌德谈话录》	范大灿(220)
色彩绚丽的浪漫奇葩	
——读《巴黎圣母院》	成凯 姜坤(232)
金钱的威力与无奈	
——读《欧也妮·葛朗台》	艾珉(242)

精神探索的艰难历程

——读《复活》…………… 李明滨(254)

普希金,常读常新

——读《普希金诗选》…………… 卢 永(266)

哲人绝唱 诗界丰碑

——读《泰戈尔诗选》…………… 刘 建(280)

一篇短小的杰作

——读《老人与海》…………… 董衡巽(298)

嬉笑怒骂讽世情

——读《匹克威克外传》…………… 张 玲(305)

他们胜了世界

——读《名人传》…………… 傅勇强(316)

似庄而谐的神魔小说

——读《西游记》

袁世硕

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西游记》要算是最驳杂的一部书。它糅合进了佛、道、儒三家之言,颇为齐全地让佛、道两教的神祇、仙人都登场表演,时而讲“禅心”、“六贼”、“圆觉”,时而讲“真性”、“元神”、“凝玄”,故弄些玄虚。而在这佛、道兼容的神仙世界里,又以直写或隐喻的方式,注入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时而掉书袋式地丢出几句儒家圣人的至理名言,似庄而谐,令人解颐。

正是这样一部小说,一方面赢得了多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广泛喜爱,各有所好,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却给小说评论者造成了麻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近些年来,对它的诠释方才贴近了这部小说的实际,说得较为圆通、中肯。

对这样一部神魔小说,要想做出比较确切的、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吻合的理性解析,首先考察一下它的成书过程,作为小说情节主体的唐僧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这中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个本来是弘扬佛法的故事,怎样会加入道教的内容,又怎样蜕变为富有文学魅力、情趣的小说,以及由其自身矛盾所形成的艺术特点。

像中国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一样,《西游记》写的唐僧取经故事,也是有历史事实的根据。唐太宗年间,玄奘去天竺诸国取经,历17年之久,备受艰难困苦,归国后译成佛家经典73部,堪称历史伟人。沙门慧立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其旅途诸般经历,如山河险阻、气候严酷、野兽威胁、强人袭击,以及所见异国风貌、奇特的自然现象,自然不免带有些宗教的神秘色彩,从而也就成了后来日渐虚幻化的底本。

唐代寺院盛行俗讲,玄奘取经故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俗讲的题材。今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时代可能是宋末元初,然就其散韵相间的体制,各章标题中多有“处”字,以及若干语言现象,如“喊”字刻作“噉”,与俗讲变文实为一家眷属,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晚唐五代。这本《取经诗话》远远离开了史实。“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个铜头铁额猕猴王”自愿“来助和尚取经”,自此改呼“猴行者”,充当起后来孙悟空的角色。中途降伏的深沙神,化做金桥,托定取经人渡过沙漠,虽未加入取经行列,也显然是后来的沙僧的前身。九龙池降虺头鼍龙,抽其脊筋,给法师结成绦子,系于腰间,从此“步行如飞,跳过有难之处”,与后来驮唐僧西行的白马,亦当有血缘关系。尽管在此《诗话》中,猪八戒连点影子也没有出现,但取经故事的间架已初具规模。第六章“过长坑大蛇岭处”,取经人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四十里”;又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取经人“将钵盂一照,叫天王(大梵天王)一声,当下火灭”;接着又遇化做“白衣妇人”的白虎精,猴行者作法,使白虎精腹内生出一猕猴,最后变作一块大石,撑裂肚皮。后来《西

游记》中写的过火焰山、三打白骨精，便是由之生发出来的。第十一章“入王母池之处”，法师要猴行者偷蟠桃，猴行者称八百岁时曾到此偷吃蟠桃，被王母捉住，打了千百铁棒，至今肋下尚痛；法师还是要猴行者去偷，树上落下三颗蟠桃，变成三个孩儿，法师不敢吃，猴行者拿在手里，又化为乳枣，吞入口中，将枣核吐于西川，那里地中便生人参。这也显然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取经路上偷吃人参果两段情节的原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神仙西王母，在《取经诗话》形成的阶段，已被纳入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了。

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是佛、道两教并盛的金元明时期。现存明刊《西游记》杂剧六本，题吴昌龄撰，近世论者推断为明初杨景贤作。这部多本杂剧，较之《取经诗话》，更着重演取经的缘由、队伍的扩大：前两本演三藏法师的出身、启程，中间两本演收孙行者、沙和尚、猪精八戒，第五本演过女人国和火焰山，最后一本便是取经成功，返回东土。内容有所增减，《诗话》中的恶兽蛇、狮之阻难已不见，但与《诗话》中的承传关系，仍然是明显的。孙行者的神通更大，性情带有了几分野性，取经是被迫的，但还是出自“花果山紫云洞”，以前曾经闹过西王母的蟠桃会；过女人国和火焰山，也是依《诗话》而生发。在取经途中收妖降魔，不只是由观世音取代了《诗话》中的大梵天王，助战的还有李天王、哪吒三太子、灌口二郎、华光天王，一批道教的神道进入了唐僧西天取佛经的故事中。

据古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据相当明前期成书的《老朴集览》编订而成），元代曾经有过一本名作《西游记》的平话，并已刊行。这部书的卷下有一段假设的对话：一人说想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一人说为何要买“那一等平话”？那人回答：“《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下面便叙说孙行者过车迟

国和伯眼大仙斗法的一段情节，与小说《西游记》第四十六回相较，虽然简略，而内容非常相近。书中还有几段注文，介绍了三藏法师的简历；孙悟空原是“花果山”“水帘洞”的老猴精，曾偷蟠桃，偷老君灵丹，偷王母仙衣，被玉帝遣灌口二郎擒获，压在花果山石缝内等事；以及随三藏法师取经的还有沙和尚和黑猪精猪八戒，一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还有一段叙及唐三藏西天取经，过多少恶山险水，见多少怪物妖精，注文列举了“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过棘钹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可以想见降妖驱怪的情节已相当丰富，随着神魔斗法的情节的增多，故事的趣味性增强了，原来弘扬佛法的意旨也就相对地被冲淡了。为了增多降妖驱怪的情节及其趣味性，让读者感到“热闹”，将道教繁多的神仙、真人拉进取经故事中来，借助于某些缘故造出一些与天宫、道尊有关系的妖魔，形成佛、道互补的混合局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袭了这样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宗教题材，明中叶问世的小说《西游记》，怎么会成为一部流传了数百年的小说名著呢？

这里回避开有争议的作者问题，直接进入《西游记》的小说世界吧！

二

《西游记》不再像先出的《诗话》、杂剧那样，先叙取经的因由，在猴行者加入取经行列之时，仅对其来历做一番非情节性的交待，而是把孙悟空摆在了小说的开头部分，用了七回的篇幅，详细地写了他的出身、取经前的作为。这不仅是表明了孙行者进一步地成了小说的第一主角，叙述者最钟爱的人物，而且也显

示了小说内在意识的变化和与取经故事原旨的离心倾向。

孙悟空的出身带有超越佛、道传说的神秘性。他没有脱去以前取经故事赋予的猕猴形貌，依然是一副猴精的样子，却不是一般的年久成精的老猕猴，而是一个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自然化育的石猴；也不带有小说中出现的包括玉帝、老君、如来佛在内的一切神道、妖魔的世俗辫子，既不属于佛，也不属于道。他的授业师傅，据说是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讲的是道家的《黄庭经》，亦佛亦道，却更像是一位超然独居于三界之外的隐迹遁形者，从未参与一切事务和斗争，也可以说不佛不道。这种本乎自然、恍兮惚兮的神秘性，意味着他既超越凡俗，又超越佛、道，象征性地预示了他后来的任性、难驯。

前七回写了孙悟空任性而为、桀骜不驯的举动：闯龙宫，借兵器，四海龙王俯首帖耳；闹冥府，十殿阎罗王拱手听命，任他勾销生死簿中的猴属名字；大闹天宫，搅乱瑶池蟠桃会，偷老君炉里的灵丹，玉帝亦无可奈何。龙宫、冥府、天宫，佛、道徒编造出的这三个世界，关系着世间人的生活、生死、祸福三个方面，当世间人还不识其虚幻无稽的时候，便有着幻想的现实性，认为世间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神祇的意志中，从而成为人们精神上的祈求对象和威慑力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困苦不幸的时候，也会产生逆向性的心理，期望摆脱这些神祇的约束、支配。孙悟空的这一系列的举动，不论小说的作者是否意识到，实际上正是曲折地反映着这种不止是属于他个人的逆向心理。

闹冥府的情节，今天看来是最荒唐的，但在产生小说的那个时代，却是有着最现实的意义。在民间宗教迷信中，冥府是掌握世间人的生死轮回的机关，被渲染得极其阴森恐怖，大小鬼判面目凶恶狰狞，对世人的精神形成十分强烈的威慑，不敢轻举妄为。小说描写冥界，抛开了恐怖色彩：孙悟空打死了阎罗王差来

的勾死鬼，挥动金箍棒，一路打入森罗殿，吓得十殿阎罗王唯命是从，从注定众生生死轮回的簿籍中，强行勾销了同类名字，然后摔下生死簿子，说道：“了账，了账，今番不属你管了！”又一路打将出去（第三回）。这可谓一扫阎罗王的权威。孙悟空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调侃，而调侃便有嘲谑的意味，个中也不能说没有映射出尚处在迷信鬼神状况中的芸芸众生希望摆脱生死轮回的心理。

小说因袭了道徒们编造的材料，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完全类似封建朝廷的天宫图像，但却不再是显示其严庄妙相，显示其神圣、威严。孙悟空手持一条金箍棒，便把它搅得个天翻地覆，几乎不可收拾，严庄妙相被撕得粉碎，神圣和庄严荡然无存。当如来佛被请来向孙悟空兴师问罪时，孙悟空的回答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从凡间借来的粗率的石破天惊的话语，直是对被说成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神道的永恒性的怀疑、挑战。如果径直地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反映，自然是把精神领域里的现象看得简单化了。然而，就这种幻想的情节和话语的本源来说，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对现实中主宰天下万民的皇权不可动摇的观念的挑战，或者说是开了大玩笑，个中也寄寓着对现实中凌驾社会之上的朝廷的离异之心。这在当时叫做异志、二心，是罪当灭族的事情，只能在被视为不经之谈的幻想小说中，才找到表露的机会，并如此堂皇地表露出来。所以，不论是否明乎其间奥秘的读者，都会从这稀世之音里，分享到快意、欣慰。

唐僧取经的故事，原是弘扬佛法的，后来加入了道教的神道，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原旨被冲淡了，但大旨没有改变。《西游记》小说一开头就把热情赋予了孙悟空，借着原有的一点因由，渲染其对诸界神祇的轻慢、桀骜不驯，便显示了与取经故事

原旨相悖的倾向,注定后面的取经故事也要发生肌质的变化。

三

《西游记》演述的还是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取经人还是前已结成的僧徒四众,沿途排除险难、战胜妖魔的内容更丰富,更热闹。八十一难多数还是仰赖神佛(其中突出了观世音)的帮助,如来佛高高在上,法力无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四众最后取经成功,终获正果。如果这样概括这部小说的内容,它与先出之诗话、杂剧、平话,一脉相承,并无二致。

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小说的多数回目,如“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三十三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第七十七回)等等,以及插进情节里外的许多韵文,如“佛说密多三藏经,菩萨扬善满长城。摩诃妙语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灵”(第十五回),“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三乘妙相本来同”(第八十四回),混杂着佛、道经文的口头禅,将许多情节的内容归纳为令人似懂非懂的玄言佛理。如果由此来看,小说较之先出之诗话、杂剧、平话,佛、道互补的宗教色彩更为浓重。

然而,即便如此,《西游记》小说也没有成为一部顶礼神道、弘扬佛法的说教书。因为在这既定的取经故事的大框架里,在许多与各种妖魔斗法的生动有趣的情节里,作者注入了寻常的世态人情,如鲁迅所说:“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这样,读者从小说里既看到了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斗法情节,游心娱目,又从中领略到人世间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到亲切、快意,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譬如说,取经人僧徒四众,无论是唐三藏,还是原属

神魔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便各具人之性情。唐三藏之心慈面软，又不明事理，遇到险难便埋怨别人。孙悟空机智、好斗，玩世不恭，时而揶揄神佛，捉弄猪八戒。猪八戒最市俗，呆头呆脑却经常耍小心眼，口馋，偷懒，好说谎，又标榜自己最老实。沙和尚厚道，埋头挑着那一副担子，寡言少语，才是典型的老实人。四人四种性情，都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人的某些特征，他们之间的亲和、纠纷、调笑，便打破了旅途中的寂寞、枯燥，生发出种种读者并不陌生的生活情趣，是是非非自在其中，读者自能意会，从而进入了品味人生的境界，读者也往往置书中那些似懂非懂的玄言佛理于不顾了。

小说取经部分写入多样的世态，大概言之是两种方式、途径。一是在取经人的行程中塞入了在前七回里无立足之地的世间诸色人物，并以现实生活的原样显现其世俗面目。黑风岭附近一座观音禅院的那位老和尚，和取经人斗富，已见其凡心未泯；看了唐僧有一袭宝贵袈裟，便生出贪心，竟干起放火杀人的勾当（第十六回）。在天竺国铜台府地灵县里，僧徒四众惩治了打劫的毛贼，反被诬为劫财害命的强人，号称“平生正直，素性贤良”的刺史大人竟不分皂白，用酷刑逼供，押在牢狱里，禁子们又把他们推入辖床，乱打一通，勒索钱财，直似封建官府衙门的真实写照（第九十七回）。车迟国、比丘国里，都是国王庸弱、昏愆，妖道或恃法术，或进美女，成了挟制国王的国师、国丈，一个恣意迫害僧人，一个要用一万个小儿的心肝给国王“煎汤服药”（第四十四回、七十八回）。妖道虽非凡人，情节是虚幻的，但这种荒唐的事情，岂不正影射出这部小说写定时代嘉靖皇帝宠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以烧炼符咒、进长生术而得幸的朝政腐败的荒唐情况！

更有意思的一种方式，是小说的叙写中，将世俗人的庸俗习